

唐
文
粹

一五

新學堂
PDG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九

吳興姚

鉉

纂

書十一 摠一十三首

激發八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陵

再答張僕射書

柳冕

上韋右丞書

劉軻

與田將軍書

獨孤郁

移陸司勳汚書

歐陽稚

與李激拾遺書

盧坦

移成均博士書

皮日休

與孺顏上人書

沈亞之

哀鳴三

列國附

上李門下書

柳宗元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劉軻

忿恚二

與吏部孫負外書

陳章甫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陵

月日謹白書相公閣下昔者獲侍坐於東掖竊聞餘論吾之行已略無遺事獨未能舉賢士大夫於朝爲恨耳武陵誠愚不覺竊抃以爲明哲之達必將與人同然猶恨爾時相公未得行其志今者鎔鑄生人鼓箠羣物九牧之士傾耳而聽拭目而視以爲舉善黜惡大堯之功相公亦塞其望乎昔者管夷吾致隰朋甯戚東郭牙賓胥無王子成於相公分職其務且曰欲理國者則五子存焉如將霸王則夷吾在焉蓋不欲專其能也先相國居位旬朔而所舉者亦數十百人今不知相公所舉阿誰所黜阿誰自秋徂春非特旬朔豈天地無其人邪將相公有所待邪或則曰明主春秋鼎盛方有所好升平之畫未可爲也此又常人之論無足徵者夫人君病無所好苟有所好何爲不可假若主好畋獵則正人其無畋獵者乎主好宴遊正人其無宴遊援河者乎因好而致事將潛化或以諂諂進或以烹飪來相公詎謂不然乎今兩河餘寇條貫未得北虜踞慢西戎猖蹶三關可收五城可理河壩可田運漕可罷相

公豈獨遺此而優游廊廟更以歲月取賢相之位然後旄鉞而出
鎮乎生人可憐勲業可惜伏惟相公越羣士之膏臆姑爲躊躇天
下幸甚始從北來得邊隅之事謹條別狀輕瀆嚴重武陵再拜

再合張僕射書

柳冕

辱還荅知朝廷之事事無小大難易一切言之言之輒從從乃中
變故吾子言有進退之心誤矣夫言之不入諫而怒之國之患也
言之輒從從而中變是可諫也又何患乎故下之說上患其志不
固不患無時謀合於天即天爲之時謀合於人即人爲之時天且
不違況於人乎伊尹負鼎俎五干湯其道乃行天爲之時也商鞅
以疆國三說孝公其功乃立人爲之時也譬如爲山累土過於九
仞然後功就苟待天時功不成矣愚公者志欲移山必能移山故
天地之心與人不遠人能感天在於心耳昔犬戎滅周申甫復之
無知亂齊管仲霸之晉室中絕王導興之太平干紀姚宋挫之彼
謀之如神即用之如神故賢人君子匡救時運有其才必有其志

有其言必有其事事至而退君子不爲今一言未行其志乃衰是無志也故君子白刃可蹈也鼎鑊可赴也其志不可奪也今有其位有其時一不動再言之再不動三四言之即天地可動況於人乎天地氣合即君臣氣合又何患乎冕白

上韋石丞書

劉軻

右丞閣下某切伏下風有年矣布衣儒冠讀書耕田焦勞形神求古人道不爲不多其閣今之事極耳目之聞見亦以半古之道參乎其心者也行之於古旣如彼踵之於今又如此固不必揅乎著灼乎龜而卜筮行乎其中矣小生敢欲首天下之忠激敢言之士輒試貢心中事以當閣下閣下知一士之進退關天下之去就今天下白屋之士有角立秀出者或能以黃老言或能以儒術言或能以刑法言思願吐一竒設一策使司化源者開目而見四方之事閣下知天下亦有人乎有是人無其時與無是人同有其言而不行其所以言與無言同此所以理代寡而升平之運不可得而

至也古之大臣不惟諫君人亦諫君亦諫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此所以開聖聽而達天視也昔貞觀初天下注心於房魏而太宗果爲堯舜開元中天下注心於姚宋玄宗幾如太宗今閣下之車轍馬跡相去俯無尺寸天下之注心於閣下聚手而指以爲提持大柄在閣下掌握中耳閣下知人意叅於天意邪先天而天弗違則其古之相天下者其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昔漢孝惠時有若曹丞相以黃老施化而天下清淨孝武時有若公孫弘以儒術御世而天下亦治孝宣時有若魏邴者以刑法檢下實號中興閣下必欲爲黃老而館舍下有膠西蓋公邪必欲爲儒術而門下有平津之客邪必欲爲刑法而與言者有溫舒于公邪此三者有閣下所嗜而行之耳夫橫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力成焉故太玄曰崔嵬不崩羣土疆此明上下節級有扶持之道也今人之望閣下挺一身而棟天下必矣抑不知棟下之柱者誰乎柱下之石土者誰乎此小

生汲汲於私心誠在此也某每病此來之欲爲丞相者馴致其道積人之望使必曰某公必爲宰相白麻未及下而門已扃鑄其此豈謂導萬物之情狀達一人之聰明邪且一人之耳待宰相而聰之一人之目待宰相而明之宰相之耳目亦資天下之士且曰是何賢於我其言亦何補焉此穀梁子所謂上暗下聾也某嘗試論之天下之形聲雖離婁師曠故不能周視遍聽矧閉目掩耳而欲達天下之視聽不亦難哉故曰耳目在天下聰明在宰相故堯所以寄耳目於舜禹時謂聰明文思之后焉脫不以天下爲聰明某不知其然此亦閣下之所醜聞也故某所徵前事而言之意者實欲閣下踐其地使今之談者曰房魏道在吾君必爲太宗矣區區下情輒以此貢心焉伏惟宥其愚而捨其所持意思幸某恐懼再拜

與田將軍書

獨孤郁

天子賞將軍之勲自裨校領十萬軍率給麾幢節符佩黃金印者

數四廟祖于京開東第駟門號公侯家子弟姻族以將軍故皆爲
好官將軍之勲名可謂盛矣美矣然某聞古人曰成功不久難處
且物禁太盛昔者周公以至聖之德致太平之功以成王幼少不
忍而去召公有不悅色何者勢逼不能無嫌故也夫以聖處猶難
況非聖哉故范蠡留侯知其然去之而遠害昔者李斯爲秦破山
東從擒諸侯尊秦爲天子秦皇以爲丞相任事秦廷之貴惟斯耳
斯知盛滿不行卒爲秦擒韓信爲漢誅趙魏破齊楚尊漢爲天子
漢裂土封王于荆漢將之貴惟信耳信不知降挹一旦蜚言被疑
卒受呂氏之誅彼二子可謂巧於爲人拙於爲身故二子始有周
呂勲卒受參夷誅何則由務進而不知退故今上封足下爲公爲
王爲十萬戶侯傳子襲孫居爲夔爲龍出爲相爲文且令召公無
不悅色足下豈不賢於周公哉夫今之遊宦者辛勤數千萬言得
一官俸不過三二萬數從僕不過一二人滿當罷戀戀不欲去豈
非顧其利邪況夫遭時變即據千里土權殺生柄不覺炎燠更變

歌童侍兒俳優不離前爲樂萬方以娛情惟恐其不歡無纖憂能
鑽其胷豈不願留之邪顧其勢不可是以去故竟讓天下而長有
天下孫叔敖不悔去者三顧將軍無受吳張玄之說納馬援鄒陽
之策思留侯陶朱之舉悟韓信李斯之惑立竇融河西之績覽郭
馬李高數賢之事稽叔敖三去之美昔蔡澤之說范雎也引軼起
踵以繫奪其位雎受說而歸相讓澤非不知澤情而受市也蓋審
理必然今某來非縱橫時豈澤之徒歟旣非奪位而來又豈欲騁
口銜世直以惜賢人之業耳惟將軍無猜焉

移陸司勳汚書

歐陽秬

月日歐陽秬移書郎中閣下夫百女蕩一女貞蕩者紛然爲貞者
笑脫使貞者始貞而後蕩奈百人之笑一人邪嗚呼一之笑百百
者有此恥於人而已百之笑一一者舉目無比其如恥何伏惟閣
下少垂聽覽秬在閩中時聞閣下之名十年矣及來京師又逾一
紀嘗期閣下不出則若南陽劉子驥會稽謝慶緒出則如蜀孔明

殷傳說不然亦如賈誼朱雲之徒庶幾於直道也今皇帝起閣下
爲郎閣下俱俱而來秬謂斯來也享數年有見必言有聞必論日
復一日僅三百日矣豈九牧之民皆治矣無有術邪四夷之患皆
平矣無有策邪天下之無賢者不可舉邪天下之無倖者不可黜
邪天下之無賊者不可劾邪天下之無冤者不可雪邪天下之無
屈者不可伸邪天下之無驕者不可誡邪旣無所聞又無所見則
樂堯舜之道讀周孔之書劉麟之謝敷斯人也閣下亦斯人也豈
徒鼓動以朝廊食而退是何前踞而後恭若彼始貞而後蕩如此
且一之笑百雖有比也正今百人之反笑矣閣下欲何比焉夫名
利之心不可卷正直之心亦不可轉秬謂閣下今之爲不及昔時
不爲明矣且逢萌不掛冠孰有萌邪孫楚不漱石孰有楚邪閣下
始心爲直苟在爲郎國家有明經進士史傳諸科孰不郎也後達
者雖在閣下之左先達者果在閣下之右秬所謂爲郎不若不爲
蓋悲閣下身未死而名已滅雖然尚有可復之計何者閣下有所

見勿惜其位而言有所聞勿顧其身而論論或不行言或不用則乞骸歸去斯謂可復之計也已矣吳越暖景山川如繡鱸膾莢放歌長嘯夫如是永爲陸司勳庶幾乎不朽伏惟念之柅再拜

與李澈拾遺書

盧坦

八月三日坦頓首奉書拾遺公足下包濟世之資抗出塵之跡德全道備雲卧谷飲遺名而聲飛晦耀而光發天子所聞風下詔命作諫臣朝野聳瞻煙蘿動色足下懷寶樂山竟未爲蒼生起實一代之孤風千年之曠躅不可得而累也坦器凡材薄猥踐班榮鎮守宣池路出瀍洛眺嵩峯之峻極仰景行之彌高吟想徽猷寤寐饑渴幸甚幸甚坦雖未獲拜面而舍弟嘗師習於左右矣飽聞足下之高義竊承足下詠堯舜之言志周孔之道以致君惠人爲意非特熊經鳥伸長往而不返者也甚善甚善然則孔氏之道不隘小官不榮大位於是宰中都而魯國化作相而天下服世衰運微其道中阻猶且歷國應聘窮塞而後止今天下歡康異衰周之代

也萬方一統非列國之時也而足下猶獨超然高舉不荅天子之命豈孔氏之徒歟愚竊惑焉大凡今之人奔分寸之祿走絲毫之利如羣蟻之附腥膻聚蛾之投燭火取不爲醜貪不避死得以爲榮失以爲辱不由道以進退不量能以授受如此者多有識知病足下豈不欲矯棄流俗獨爲君子哉誠志士之端操賢人之大業也敢不愛慕之乎或聞足下又以蒲輪玄纁郡府之禮不到遂徘徊山門未果輕去難進之道三揖爲宜在足下俟駕而行斯可矣餘復何可道哉少許茶果謹具別紙公程迫速不獲拜詣馳誠而已不具盧坦白

移成均博士書

皮日休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葉而可荒文弊也言而可偷訓薄也故聖人懼是寤移其化上自天子下至于男必立庠以化之設序以教之猶歉然不足士有業高訓深必詘禮以延之越爵以貴之俾庠聲序音玲瓏於珩珮鏘訇於金石此聖人之

至治也今國家立成均之業其禮盛於周其品廣於漢其誦禮越
爵又甚於世而未免乎愧道者何哉夫聖人之爲文也爲經約乎
史贊易近乎象詩書止乎刪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儀
形乎千萬世百王更命迭號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
妙於玄造後之人苟不得行_胡決句釋者猶萬物但被玄造之
化者邪故萬物但化而已不知玄造之源也夫六藝之於人又何
異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
成攬其微言鉅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奧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
講習之功與決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得不薄乎
嗚呼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講習決釋其法爲事吾之視太學又
足爲西域氏之羞矣足下出文闡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洸
洸乎洋洋乎爲諸生之著龜作後來之綿蕪得不思居其位者不
愧其道處於職者不墮其業乎否則市大易負乘之譏招詩人伐
檀之刺矣奚不日誠其屬月勵其徒年持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

於聖典也洞知大曉猶駕車者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旣若是矣執其業者精者進而墮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發於儒風抑亦不苟於祿位足下之道被於太學也其利可知矣果行是說則太華之石峨峨於成均之門者吾不頌於他人矣足下聽之無忽日休再拜

與孺顏上人書

沈亞之

上人足下辱書指問將望於僕人謂有解達可以爲梯進之級必慮過意幸聽畢說昔之有善鍛者火五金而別器一日化百狀而智用不極然常薄產自窘弟子相率而笑之曰夫子之於業工矣然而市售之富不能當陶之饒何也對曰夫陶者淺勞而薄利與俗相用彼朝市而夕壞壞失其用復從而市之無虛日故能饒且吾之業搜矩而軸模及其成功與世終始彼匹居之人又安能罄其室而市吾之工哉故當饑亞之悞學爲黃金鍛且已困矣上人無乃襲饑於此哉非敢自重誠以陷其所從耳幸熟慮焉亞之頓

首

上李門下書

柳宗元

某聞人有行三途之艱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能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矐太息良久而去耳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未止也俄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號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迫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某曩者以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塗之艱以陷大阨窮躋殞墜廢爲孤囚日號而望者三四年矣其不顧而深矐太息者俱不足望焉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日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邪今乃閣下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其實切撫心自度以爲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辭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埋沉踣斃無復振矣伏惟閣下動心焉某自得罪之由致

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矣繁言蔓辭祇益爲瀆伏惟閣下念
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拯千仞之艱致其不可
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歿有餘
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死通塞在此一舉無任戰汗
隕越之至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辭隱
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書見高堂九
仞曾輿有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有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
卷流涕沾衣何者情蓄自衷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是用
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惓款之誠惟君侯察焉
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
獻策干時高談王霸銜才揚已歷詆公卿不汲汲於策名不戚戚

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即多慙阮瑀入幕則高謝邠超夫聶政荆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世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士當陪廕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施所以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熬糗無甘旨之膳松楸闕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洩興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於衷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爲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